古謠諺

古謠諺卷十

秀水杜文瀾輯

時人爲詰汾力微二帝諺

魏書序紀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率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期帝至先所田處果復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

相承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子卽始祖也故時人諺曰云云帝崩始祖神元皇帝諱力微立生而英叡

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時人爲李崇元融語

魏書宣武靈皇后胡氏傳及肅宗踐祚尊后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後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匹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

匹而出北史李崇傳主作兩示不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腳時人爲之語曰

陳留章武傷遷折股北史李崇傳遷作腰是也御覽卷四百六十五引後魏書卷八百十七遷亦作腰廣博物志卷三十七引北史遷作腳

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時人爲安豐中山濟南三王語

魏書臨淮王譚傳薨子提襲提子昌復封臨淮王薨諡曰康王追封濟南子彧字文若紹封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

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尙書郎范陽盧道將（北史或傳道將作思道 按思道乃道將弟道亮之子年輩較後北齊初年始解褐此傳所言魏時爲尙書郎者實道將所歷之官北史乃傳寫之誤）謂吏部淸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

三王楚琳琅（御覽卷四百九十五作三王楚楚盡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

時人爲元頤元欽語

魏書陽平王新成傳甍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

名頤頤弟衍衍弟欽傳字思若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

皇宗略略壽安思若按上言安壽此言壽安前後不同必有一誤

咸陽宮人爲咸陽王禧歌

魏書咸陽王禧傳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性憍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旣覽政禧意不安遂謀反時

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衆懷沮異計不
能決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
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禧是夜宿
於洪池大風暴雨禧不知事露而尹作期與禧
長子通已入河內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
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渡洛水至柏谷塢俄
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
斤鏁格龍虎羽林掌衛之遂賜死私第其宮人
歌北史禧傳歌上有爲之二字曰云云其歌遂流至江表北

人在南者雖富貴絃管奏之莫不灑泣

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

時人爲王嶷語

魏書王嶷傳稍遷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兗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塡門嶷性儒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

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

寶癡寶昏終得保存

雍州民爲公孫軌語

魏書公孫軌傳出爲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云云衆共嗤之坐徵還

驢無彊弱輔脊自壯 御覽卷八百十七引後魏書卷九百一引北史輔脊作負絹是也

時人爲王遵業王延明語

魏書王遵業傳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

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桑乾鄉里爲房房景伯語

魏書房景伯傳景伯生於桑乾性淯和涉獵經

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妓亡北史房景伯傳無妓字是也蔬食終喪期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朞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

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高允引諺

魏書高允傳允上酒訓其詞曰酒之為狀變惑性情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云云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

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

其益如毫其損如刀

趙郡鄰郡爲李會謠

魏書李孝伯傳父曾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刼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爲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鄰郡爲之謠曰云云其見憚如此

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廣平百姓爲李波小妹語

魏書李安世傳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摽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摽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云云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西溪叢話卷下裙作裾左射

右射必曡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西溪叢話及廣博物志卷二十三那作安

高祖與侍臣續歌

魏書鄭道昭傳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云云彭城王勰續歌曰云云鄭懿歌曰云云邢巒歌曰云云道昭歌曰云云高祖又歌曰云云宋弁歌曰云云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

敘記

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御覽卷五百七十天下隅下有兮字

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御覽聖明作聖主主下誠下有兮字

雲雷大振兮天門闢卒土來賓一正歷御覽門作地賓下有兮字

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御覽戚作戈被下有兮字

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淸六合御覽天下有兮字

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文王政

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御覽如作知化下有兮字

時人爲崔楷語

魏書崔楷傳後爲尙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
太守中舍人左中郎將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
故時人語曰
莫䝟都買獮孤楷獮反付崔楷
李彪引諺
魏書李彪傳高祖初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
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
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祕書
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

焉世宗踐祚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乃表

曰唯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年年幾十

紀史官敘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

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云云今求都下

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

所須

一日不書百事荒蕪

邢巒引俗諺

魏書邢巒傳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兗緣邊鎮戍

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以巒爲使持節都督東
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宿豫既平世宗
又詔巒可率二萬之衆渡淮以圖進取之計及
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帥衆
會之巒表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
擬之後舉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
盤桓巒又表曰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
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
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其不復其辱如

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云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强遣

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

按宋書沈慶之傳云耕當問奴織當訪婢惟彼不言諺故置彼錄此

洛中童謠二則

魏書爾朱彥伯傳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及張勸

等掩襲世隆彥伯弟世隆傳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司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及齊獻武王起義兵而斛斯椿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之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啟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爾朱廢帝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云云又曰云云至是並驗

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

頭去項腳根齊驅上樹不須梯

高謙之引諺

魏書高謙之傳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爲故事乃上疏曰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騑驂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云云此言雖小可以諭大

迷而知反得道未遠

張普惠引諺

魏書張普惠傳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

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蠕蠕相害於朔垂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云云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覦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唯亂門之無過

按左氏昭二十二年傳亦有此語然彼稱人言而此

退宅雕刻

稱諺故置彼引此

時人爲祖瑩袁飜語

魏書祖瑩傳范陽遒人也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飜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

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

同門生爲李謐語

魏書李謐傳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

生爲之語曰

靑成藍藍謝靑師何常在明經

蜀中民爲李勢謠二則

魏書賨李勢傳建國十年司馬聃將桓溫伐之勢降於溫先是頻有怪異童謠曰云云又曰云云云卒如其言

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 御覽卷一百二十三引十六國春秋子作字 按說文李从木子聲木字从屮下象其形此言十八子者就隸體分析也

有客有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

時人爲劉劭劉駿語

魏書島夷劉義隆傳義隆太子劭及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育呪咀義隆事發乃議黜劭劭知已當廢遂夜召張超之明晨超之等率十餘人走入雲龍門拔刄徑登含章殿斬義隆劭弟駿時爲江州刺史討之劭衆奔潰駿乃僭即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于市經月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

遥望建康城江水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

涼州民謡

魏書私署涼州牧張寔傳于時天下喪亂唯涼州獨全寔自恃衆彊轉爲驕恣平文皇帝四年寔爲左右閻沙等所殺先是謡曰云云寔所住室梁間有人象而無頭久之乃滅寔惡之未幾見殺

蛇利礮蛇利礮公頭墜地而不覺

涼州民爲宋氏謡

魏書私署涼州牧張元靖傳於是宋混專衆元靖以混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混病死弟元安代輔政未幾元安司馬張邕起兵殺元安盡誅宋氏先是謠曰云云邕一名野

滅宋者田土子

涼州民爲張氏謠

魏書私署涼州牧張天錫傳昭成末苻堅遣將苟萇伐涼州破之天錫降於萇初駿時謠曰云云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

虎並伐涼州不克至堅而降之也

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毀甑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

北方女為倍侯利謠

魏書高車國傳倍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陳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云其服衆如此

求良夫當如倍侯御覽卷八百一引北史侯下有利字

魏孝明帝時洛下謠言

北齊書神武紀上永熙元年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二年斛斯椿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搆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云云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

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

魏靜帝時童謠

北齊書神武紀下天平元年魏帝既有異圖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衞守河橋六月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還以表聞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遜於長安神武入洛陽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遂議立淸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

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云云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淸河王子鸚䳇謂神武也

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䳇子

魏武定末童謡

北齊書文襄紀諱澄神武長子也武定五年神武崩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渤海王辛卯王遇盜而殂按北史齊文襄紀武定七年四月甲辰封齊王八月辛卯遇盜而崩此有脫文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爲

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謠曰云云識者以為王將殂之兆也

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隋書五行志上引此謠作武定中第二燈字作澄又云高者齊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澄滅之徵也

文襄時謠言

北齊書文襄紀初梁將蘭欽子京為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廚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王使監廚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王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

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將進食王卻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卻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黨去牀因而見殺先是謠言按謠本作訛今改正曰云云其言應矣

軟脫帽牀底喘

北齊末童戲唱

北齊書後主紀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卻上跳且唱曰云云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

末也

高末

武成時童謠

北齊書神武婁后傳太寧二年四月辛丑崩於北宮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后未崩有童謠曰云云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九龍母死不作孝

後主時童謡

北齊書後主穆后傳小字黃花有幸於後主故遂立爲皇后先是童謡曰云云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

黃花勢欲落淸觴滿盃酌 隋書五行志上觴作樽滿盃酌作但滿又云穆后母子淫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也

斛律光引鄙諺

北齊書琅邪王儼傳武成第三子也儼以和士開耆恣意甚不平執士開斬之儼遂率京畿軍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召儼儼將斬之禁兵散走後主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

奴見大家心死

孝昭時童謡

北齊書上洛王思宗子元海傳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為皇太弟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童謡云云云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鐘言將

祓擊也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迎濟南

赴并州

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

惠化尼爲竇泰謠

北齊書竇泰傳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鎭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勳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

鄴鄴有惠化尼謠云云云皆知其必敗

竇行臺去不回北史竇泰傳回作迴

貝州民爲刺史司馬長史淸河令語

北齊書庫狄士文傳士文在齊襲封章武郡王隋文受禪尋拜貝州刺史士文至州發摘姦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

韋焜清河趙達二人竝苛刻按北史庫狄士文傳清河下有令字隋書庫狄士文傳云河東趙達爲清河令當以有令字爲是唯長史有惠政

時人語曰云云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坐免

刺史羅殺政廿二史攷異云羅殺即羅刹也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

清河生喫人

時人爲陳元康語

北齊書陳元康傳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高祖以爲相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世宗入輔京室

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

三崔二張不如一康 廣記卷一百七十三引談藪作三崔兩張不如一陳元康

兗州民爲鄭氏父子歌

北齊書鄭述祖傳父道昭魏祕書監述祖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累遷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爲兗州

杭氏世駿諸史然疑云魏鄭道昭傳爲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

吏民所愛不言刺兖州事或恐光州誤也　錢氏大昕潛研堂金石跋尾云天柱山銘光州刺史鄭述祖撰述祖之父道昭以魏永平中爲光州刺史述其父義迹狀鐫碑于天柱山及述祖守光州復作斯銘敘其治迹可謂風雅不墜於

按以杭錢二說推之兖州必光州之誤

城南小山起齊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慟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仁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

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北史鄭道昭傳尚作相

鄴下爲睦仲讓語

北齊書崔暹傳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令達拏昇高座開講趙郡睦仲讓（北史崔暹傳睦作眭）陽屈之暹喜躍奏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

講義兩行得中郎（御覽卷十五引三國典略廣博物志卷二十六講作解）

徐之範引童謠

北齊書徐之才傳之才大善醫術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

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云　云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自四月（北史徐之才傳但作勿）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

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

靴

時人爲唐邕白建言

北齊書徐之才傳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曰云云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日見卿等

位當作唐白

并州赫赫唐與白

齊廢帝時童謠三則

北齊書楊愔傳字遵彥天保初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九年徙尚書令濟南嗣業任遇

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愔早著聲譽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尚書右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於是

愔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送愔等於御前太
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言楊
遵彥欲擅朝權威福自已若不早圖必為宗社
之害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
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
耶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
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
遂皆斬之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
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

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云云又曰云云又曰云云

云羊爲愔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

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䴢姑愔子獻天和皆

帝姑夫云北史燕子獻傳神武儁養韓長鸞姑爲女是爲陽翟公主遂以嫁之可朱

渾元傳弟天和尚東平長公主

白羊頭尾禿羖攊頭生角北史楊愔傳尾作翌

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

阿䴢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

省中爲裴讓之語

北齊書裴讓之傳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

能賦詩裴讓之

時人爲裴皇甫二姓兄弟語

北齊書裴讓之傳讓之弟諏之及皇甫和弟亮竝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

諏勝於讓和不如亮

時人爲馮祖趙三氏子語

北齊書趙彥深傳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
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
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
書故時人語云云
然叔堅身材尤劣
馮祖及趙穢我鳳池
清河民爲曲堤成姓語
北齊書宋世良傳出除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
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
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

語曰

齊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御覽卷四百九十九度作使

淸河民爲宋世良謠

北齊書宋世良傳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謠曰云云後齊天保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

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屛跡御覽卷二百六十二引北史但作得

時人爲蘇珍之宋世軌語

北齊書宋世軌傳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

卿洛州民聚結欲刼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

黨千七百人崔暹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

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刼於是殺魁首餘從

坐悉捨焉時大理寺正蘇珍之亦以平整知名

寺中爲之語曰云云時人以爲寺中二絕

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

濟北民爲崔伯謙歌

北齊書崔伯謙傳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北史

崔伯謙傳縣公田多沃

壤伯謙咸易之以給人乃改鞭用熟皮爲之不

忍見血示恥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爲歌曰云云客曰旣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

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 北史崔伯謙傳治作臨易上有退田二字無第二鞭字民作人

京師爲蘇瓊語

北齊書蘇瓊傳字珍之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

雲尙書省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

斷決無疑蘇珍之

按宋世軌傳云決定嫌疑蘇珍之與此語略同惟彼傳所言在官大理正時此傳所言在官三公郎中時故並錄之

御史臺中爲宋遊道語

北齊書宋遊道傳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

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王爲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

見賊能討宋遊道北史宋遊道傳賊作惡

時人爲宋遊道陸操語

北齊書宋遊道傳與頓邱李獎一面便定死交旣而獎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正元顥入洛獎

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
之遊道爲奬訟寃得雪又表爲請贈回已考一
泛階以益之奬二子構訓居貧遊道復令其求
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
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云云構嘗因
遊道會客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
接爲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
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
遊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

情

按北史陸俟傳附載其曾孫操事云高簡有風格早以學業知名天保中卒於殿中尚書此傳所言陸操疑即其人也

陽子術引謠言

北齊書魏甯傳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已生年月託爲異人而問之甯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甯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云云

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旣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盧十六稚十四北史魏甯傳稚作雉按盧雉犍皆樗蒲彩名作雉者是也犍子拍頭三十二

省中爲祖珽裴讓之語

北齊書逸文據廣博物志卷二十九祖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辭藻遒逸與裴讓之並有令譽爲當時所推省中語曰

多才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御覽卷二百十八引三國典略才作

奇卷七百四十四
引後魏書才作伎
案今本北齊書裴讓之傳有能賦詩裴讓之一條而
祖珽傳無此語廣博物志所引或別本歟
相府爲裴漢語
周書裴寬傳弟漢字仲贊大統五年除大丞相
府士曹行參軍補墨曹參軍漢善尺牘尤便簿
領理識明贍决斷如流相府爲之語曰
日下粲爛有裴漢
河北民爲裴俠歌

周書裴俠傳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
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
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
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
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爲官市馬
歲月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
之曰
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
時人爲裴諏柳蚪語

周書柳蚪傳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鎭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蚪在陽城裴諏在穎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諏爲都督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云云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嘗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

北府裴諏南省柳蚪 北史柳蚪傳省作府

諸生爲呂思禮語

周書呂思禮傳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

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

講書論易其鋒難敵 北史呂思禮傳及御覽卷六百十五無其字

梁武帝在雍鎮童謠

隋書音樂志上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云 識者謂白銅謂馬也 樂府詩集卷四十八引隋志識者言曰銅蹄謂金蹄爲馬也 按當作白銅謂金蹄爲馬也 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

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 按齊梁時揚州即今之江寧此言東昏之黨降於梁武也

案此與南齊書五行志宋元徽中童謠詞語略同而

時代事驗迥異今並錄之

陳初童謠

隋書五行志上陳初有童謠本書韓擒傳北史韓禽傳均作江東謠云歌曰云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擒本名擒獸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黃班青驄馬北史韓禽傳驄作騘誤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

案韓擒本名擒虎唐人避太祖諱去虎字本書韓擒

傳擒本名豹北史韓禽傳又謂禽本名禽武均改稱也廿二史攷異云韓擒傳擒本名豹唐人韓虎史多改爲武或爲獸或爲彪此獨更爲豹者欲應黃班之文也虎豹皆有班黃韓聲亦相近

齊神武時鄴中童謠

隋書五行志上齊神武始移都於鄴時有童謠云云云魏孝靜帝者淸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即逢禪代作窠未成之效也孝靜尋崩文宣以后爲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

也

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

齊武平元年童謠

隋書五行志上武平元年童謠曰云云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爲士開所譖死

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

齊武平二年童謠

隋書五行志上二年童謠曰云云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卻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瑯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北史和士開傳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

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北史和士開傳作和士開當入臺

又齊武平二年童謠

隋書五行志上是歲又有童謠曰云云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瑯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兗州刺史北史綦連猛傳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

政趙彥深以猛頗疾姦佞故引知機事祖珽言猛與趙彥深前推瑯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卽日首途先是謠曰云云至是其言乃驗

七月刈禾傷早北史綦連猛傳傷作太九月噢糕正好北史綦連猛傳噢作噉正作未十月洗蕩飯瓮十一月出卻趙老北史綦連猛傳作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

齊武平末鄴中童謠

隋書五行志上鄴中又有童謠曰云云未幾周師入鄴

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

周初童謠

隋書五行志上周初有童謠曰云云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彊盛

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

周宣帝與宮人蹋歌

隋書五行志上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蹄而歌曰云云帝即位三年而崩

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

隋煬帝夢二豎子歌

隋書五行志上帝因幸江都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豎子歌曰云云由是築宮丹楊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弑

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長短經霸圖篇注住作去去作住未作不

大業中童謠

隋書五行志上大業中童謠曰云云其後李密坐楊元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

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桃李子鴻鵠遶陽山舊唐書五行志作洪水繞楊山長短經霸圖篇注繞作遶、唐志云煬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故誅李金才後李密據洛口倉以應其讖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長短經注宛轉作苑在林作園注又云李唐姓也洪水唐王諱也楊隋姓也花者華不實也圓圓也代王名侑侑與圓同音言楊侑雖爲帝終於歷數有歸唐王當踐其位也　隋唐嘉話云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長孫覽求爲周宣帝歌

隋書刑法志宣帝性殘忍暴戾既酣飲過度嘗中飲有下士楊文祐白宮伯長孫覽求歌曰云

云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

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

按酉陽雜俎卷四及廣記卷一百六十四引談藪載北齊斛斯豐樂爲高祖歌與此半同半異今兩存之

唐史官引諺語論冀州

隋書地理志中冀州俗重氣俠好結朋黨以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忼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諺云云云實弊此也魏郡鄴都所在浮巧成俗彫刻之工特

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尚習

得京洛之風矣語曰云云斯皆輕狡所致

仕官不偶遇冀部御覽卷一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官作宦遇作值

魏郡清河天公無奈何

汨羅土人爲屈原歌

隋書地理志下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

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云

云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

之戲

何由得渡湖

唐史官引梁世諺論史職

隋書經籍志自史官廢絕久矣漢世頗循其舊班馬因之魏晉已來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祿貴遊正駿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諺曰云云於是尸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辭乖體要斯所以爲蔽也

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

時人爲劉昉鄭譯語

隋書劉昉傳及宣帝嗣位遷小御正及帝不悆屬以後事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爲之語曰

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渭州民爲豆盧勣謠

隋書豆盧勣傳周閔帝受禪改封丹陽郡公會武帝嗣位渭源燒當羌因饑饉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謠曰云云因號其泉爲玉漿泉

我有丹陽山出玉漿 御覽卷九百二十四引北史出作飛濟我民夷 北史覽民夷作夷人 御覽鳥

勣傳民作人 御覽鳥

神鳥來翔 作鳥

長孫平引鄙諺

隋書長孫平傳轉工部尙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宏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 北史長孫平傳諺上無鄙字曰云云 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 因話錄郭汾陽子曖尙昇平公主琴瑟不調汾陽拘曖詣朝堂

待罪上召而謂之曰諺云云云小
兒女子閨幃之言大臣安用聽
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 北史長孫平傳未作不無堪
翁字 因話錄作不作阿家阿
義府卷下云家即曹大家之家家翁謂公姥二
人溫公通鑑去一阿字作阿家翁失古人口語矣

幽州爲盧昌衡盧思道語

隋書盧昌衡傳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
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
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
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蜀中爲于仲文語

隋書于仲文傳字次武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

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強禦有文武北史于仲文傳強作彊

趙州民爲和平子謠

隋書柳彧傳遷治書侍御史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云云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上善之平子竟免

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

陳畱老子祠柏樹下三童子歌

隋書王劭傳高祖受禪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又陳畱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云云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畱之地皆如所

言

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北史王劭傳狀作枝聖主從此去

相州百姓爲樊叔略語

隋書樊叔略傳周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以功進封清鄉縣公高祖受禪進爵安定郡公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

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長安爲崔宏度屈突蓋語

隋書崔宏度傳宏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讋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檢校太府卿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候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

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宏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北史崔宏度傳兩升字并作斗酢作醋茹作炙　御覽卷四百九十二酢作醋宏作恒　按改宏爲恒係宋初人避宣祖諱

案新舊唐書均載時人爲屈突蓋屈突通之語與此

條半同半異今並錄之

時人爲何妥蕭眘語

隋書何妥傳父細胡事梁武陵王紀妥少機警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

世有兩儁（北史何妥傳儁作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

劉炫引諺

隋書劉炫傳煬帝即位牛宏引炫修律令宏嘗

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云云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

老吏抱案死

時人為崔儦李若語

隋書崔儦傳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善屬文在

齊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儦與頓邱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北史李崇傳云頓邱人也傳末附其族子若傳云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

京師灼灼崔儦李若

隋煬帝時童謠

隋書蕭巋傳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詧稱皇

帝於其國詧薨歸嗣立歸薨子琮嗣位後二歲
上徵琮入朝於是廢梁國賜爵莒國公煬帝嗣
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梁公
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賀若弼
深相友善弼旣被誅復有童謠曰云云帝由是
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

蕭蕭亦復起

案樂府詩集卷八十載陳初童謠有此五字亦作已
餘同然其上下文仍有數語且時代事驗亦異今並

存之

古謠諺卷十終

古謠諺卷十一

秀水杜文瀾輯

時人爲胡毋顥語

南史宋明帝紀內外混然官以賄命中書舍人胡毋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云云禾絹謂上也

禾絹開眼諾胡毋大張橐

永明中魏地童謠

南史齊武帝紀永明十一年秋七月先是魏地

謡言云云是歳有沙門從北齋此火而至色赤
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
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
灸至七炷而疾愈吳興邱國賓竊以還鄉邑人
楊道慶虚疾二十年依法灸卽差是月上崩

赤火南流喪南國

百姓爲東昏侯歌

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又以閲武堂爲芳樂苑
窮奇極麗當暑種樹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

繫華取玩俄頃又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
市中雜所賣物與宮人閹豎共爲裨販以潘妃
爲市令自爲市吏錄事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
埭上設店坐而屠肉于時百姓歌云

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柳達摩引北方童謠

南史陳武帝紀紹泰元年泰州刺史徐嗣徽據
城入齊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乘虛掩至闕下
侯安都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十一月已卯齊

遣兵五千度據姑孰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於胡墅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胡墅嗣徽留達摩等守城自卒親屬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齊援十二月丙辰帝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陣帝督兵疾戰縱火焚柵煙塵漲天齊人大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帝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丁巳拔

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堙塞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貿米一升一升米貿絹一疋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頊在北童謠云云云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謠言驗耶庚申達摩遣侯子欽劉士榮請和帝許之

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黃

梁時童謠

南史陳武帝紀紹泰二年六月壬子齊軍至元

武湖西北幕府山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雷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立泥中縣鬲以爨足指皆爛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甲寅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

先是童謡云云云自晉朱以後經維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俘貿酒者一人裁得一醉

虜萬夫入五湖御覽卷二百二十三引三國典略虜下有馬字夫作四五作南城南酒

家使虜奴

陳人爲齊雲觀歌

南史陳後主紀起齊雲觀國人歌曰

齊雲觀寇來無際畔 隋書五行志同又云功未畢而爲隋師所虜

婦人入東宮唱

南史陳後主紀及後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

唱曰

畢國主 隋書五行志同又云後主立而祚終之應也

李延壽引梁末童謠

南史陳本紀贊始梁末童謠云云

云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皁莢之謂既而陳滅于隋說者以為江東謂羖羊角為皁莢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于隋然則興亡之兆葢有數云

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御覽卷九百六十引陳書但見作只有黃塵汚人衣皁莢相料理

湘東王府中為魚宏徐緄謠

南史徐緄傳爲梁湘東王鎭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宏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云

云然其物玩次於宏也

北路魚南路徐

時人爲檀道濟歌

南史檀道濟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州刺史元嘉八年進位司空鎭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及至上已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鎭下渚未發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竝誅時人歌曰云云

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

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全唐詩六函三劉禹錫詩注符浮作符樂府詩集卷四十九載吳均白附鳩白浮鳩各一曲又引古今樂錄曰白附鳩倚歌亦曰白浮鳩本拂舞曲也卷五十四白鳩篇引南齊書樂志曰白符鳩舞出江南吳人所造其歌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鳩亦合也符鳩雖異其義是同宋書樂志曰晉楊宏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符鳩舞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時人爲王志王彬語

南史王志傳善稾隸當時以爲楷法志弟揖揖弟彬傳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

曰

三眞六草爲天下寳

時人爲王瑩語

南史王瑩傳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旣爲公須開黄閤宅前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閤向東時人爲之語曰

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爲黄銅

百姓爲袁粲褚彥回語

南史袁粲傳明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勔並受
顧命齊高帝旣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
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
頭卽便順旨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
托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先是齊高帝遣將薛
深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
之也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
入粲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
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暗往奮

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僧靜乃并斬之褚彥回傳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禮遇甚重然世頗以名節譏之

於時百姓語曰

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趙氏晉文選敏音末句作不爲褚淵生 按彥回乃褚淵之字李延壽避唐高祖之諱改稱彥回耳

時人爲張周劉三姓語

南史劉繪傳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亦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 御覽卷一百八十引齊書作朝野爲之語曰 云云 言其處二人間也

三人共宅夾淸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北軍中爲韋虎語

南史臨川靜惠王宏傳文帝第六子也天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

幗北軍歌曰云云武謂韋叡也

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按韋武本作韋虎李延壽避唐太祖諱改之也

百姓爲蕭正德父子謠

南史臨川王宏子正德傳少而凶慝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太清二年秋侯景反正德引賊入宣陽門賊以正德爲天子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爲太子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云云其惡之如是

寗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

梁武帝接民間爲蕭恪歌

南史南平王恪傳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雍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御覽卷二百五十四引三國典略作樊鄧歌曰云云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云云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一言

江干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　主人憒憒不如客樂府詩集卷八十六引南史如作知

梁武帝時童謠

南史鄱陽王範傳後爲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爲荊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啟稱範謀亂範亦馳啟自理武帝恕焉論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謠云云云範以名應謠言而求爲公未幾加開府

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謠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

莫愁愁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巳

昭明爲太子時謠

南史昭明太子統傳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詧封岳陽郡王詧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

三千戶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噂沓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初丁貴嬪薨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啟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先是人間謠曰云云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

哭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

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

巴東行人爲庾子輿歌

南史庾域傳天監初出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遷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輿傳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啟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悶絶及父卒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

水忽退滅安流南下及庾水復舊行人爲之語

曰

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

公　潛確類書卷二十四引孝子傳幞作牛

南州士庶爲江革蕭曇聰語

南史江革傳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淸嚴爲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

坐道智因還都啟事面陳革𨼆事好酒以瑯邪

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

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時人爲鮑正語

南史鮑客卿傳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

俱爲湘東王上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爲

之語曰

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

尋陽漁父荅孫緬歌

南史隱逸漁父傳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今方王道文明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云云於是攸然鼓棹而去

竹竿籊籊河水㵀㵀 御覽卷五百五引南史卷八百三十四引宋書㵀㵀作悠悠 相

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時人爲沈麟士語

南史隱逸沈麟士傳隱居餘不吳差一本差作羌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

差一本差作羌山中有賢士御覽卷五百五潛確類書卷六十差上有吳字開門教授居城市潛確類書居城作成都是也

陶宏景歌

南史隱逸陶宏景傳齊末爲歌曰云云及梁武

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宏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

水丑木爲梁字 案說文梁从木从水刅聲此言水丑木者就隸體分析也

都下民語

南史恩倖茹法珍傳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竝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竝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

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捉刀

東昏侯時宮中謠言

南史恩倖茹法珍傳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宮中謠按謠本作訛今改正云云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劖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趙鬼食鴨劖諸鬼盡著調

按宋書符瑞志永光初謠言前廢帝紀謠作訛而其詞用韻實係歌謠之體與他處訛言無韻者不同此

條劚調二字為韻與彼同例故改訛為謠他處仿此

侯景時的脰烏童謠

南史侯景傳于時景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

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懷小篇卷二丹鉛總錄馬之當顙亦曰的易說卦為的顙三國志有的盧又烏脰亦曰的南史侯景陷臺城童謠曰的脰烏濂按楊說非也的訓白虞注亦作的白顙額也釋訓馰顙白顛說文馰馬白額段玉裁注秦風毛詩白顛的顙也的盧義亦同埤雅馬政論曰顙有白毛謂之的盧的脰烏即白項烏

荆州天子謠

南史侯景傳又 御覽卷六百九十五引云 梁書作侯景卽位童謠曰云

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僞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按顏氏家訓勉學篇上荆州必曰陝西沈隱侯集柳世隆行狀沈攸之狠據陝西金樓子自序攀帷陝服蓋東晉以後揚荆兩州刺史膺分陝之任故荆

州有陝西之稱梁元帝封湘東王是時正在荊州也又景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廂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

脫靑袍著芒屩荊州天子挺應著

江陵童謠

南史侯景傳景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于王僧辯僧辯傳首江陵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煑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云

云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

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市南水焉

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

時人為殷禮語

南史逸文 據廣博物志 殷禮字往嗣好學手不釋卷嘗從曲阿往反不知隄瀆廣狹及行旅喧閙時人語曰 御覽卷六百十八殷典通語曰殷禮字往嗣幼而鄉里異之七歲在官學書在師未嘗戲弄謳誦恒不爲聲潛識而已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遂不知隄瀆廣狹及行旅喧閙未嘗從之時人語曰云云

奇才強記殷往嗣

魏宣武孝明間謠

北史魏孝武帝紀始宣武孝武明間謠按宣武孝明兩帝在孝武帝前明上武字係衍文當刪曰云

云識者以爲索謂本

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

齊文宣將受禪時童謠

北史齊文宣帝紀顯祖文宣皇帝諱洋武定八

年五月景辰魏帝遜位於別宮天保元年夏五

月戊午皇帝卽位於南郊先是童謠曰云云蘰

然兩頭於文爲高河邊羖䍽爲水邊羊指帝名

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以問高德正德

正又贊成之帝意於是始決

一束蘰兩頭然河邊羖䍽飛上天

齊天保間童謠

北史齊文宣帝紀天保十年冬十月帝暴崩於

晉陽宮德陽堂初帝登阼改年爲天保士有深

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

乎又先是謠云云

云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

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

帝及期而崩

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

河東民爲元淑謠

北史常山王遵傳附其孫淑傳淑字買仁彎弓

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爲河東太守河東俗多

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

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爲之謠曰

泰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文林館中爲陸乂語

北史陸俟傳附晜孫乂傳聰敏博學有文才歷祕書郎南陽王文學通直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兼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

五經無對有陸乂

鄴下爲李氏兄弟語

北史李渾傳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嘗謂魏收

曰彫蟲之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渾與弟繪緯俱爲聘使主繪六歲便求入學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常令繪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文襄益加敬異爲聘梁使繪數對明辨梁武稱佳繪弟緯少聰慧有才學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儁舉緯尚書南主客郎繪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爲稱職鄴下爲之語曰

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

時人爲李普濟語

北史李子雄傳附族弟普濟傳普濟學涉有名

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

入麤入細李普濟

時人爲李義深語

北史李義深傳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

語曰

劒戟森森李義深

時人爲陽休之語

北史陽休之傳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

爲之語曰

能賦能詩陽休之

時人爲陰鳳語

北史賈思伯傳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

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

衣物時人爲之語曰云

云及思伯之部送縑百

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

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

李延壽引鄙語論婁定遠

北史婁昭傳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傳論云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王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云云況定遠非智者乎

利以昏智

時人爲唐永語

北史唐永傳有將帥才正光中爲北地太守當郡別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軍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云云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

莫陸梁恐爾逢唐將

隋煬帝時并州謠言

北史隋庶人諒傳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七年

出爲并州總管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遂發兵反從亂者十九州煬帝遣楊素進擊之諒乃降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云云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

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

冀州人語

北史熊安生傳長樂阜城人也安生同郡宗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冀州人爲之語曰云云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

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

古謠諺卷十一終